

庞俭克散文



三十岁男人 自 白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001号

三十岁男人自白

庞俭克 著

陕西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空军导弹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3插页 140千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24-02289-6/I·559

定价：4.40元

卷 前 小 语

生命神圣，
体验神圣，
自白神圣。

迄今为止的所有人类文明都在试图证明生命的神圣与不朽。自然万物被纳入了人类生命的参照系，创造世界成为人类肯定自身的必然选择，对既往的生命历程进行充满深情的眺望以显现生命的价值是人类的永恒主题。

青年作家庞俭克以清新的笔触钟情于生命的每一瞬间以及它的不可重复的意义。性灵独抒，情致飘逸，挥洒绝无冷场，融汇着入世与出世的沉思。遐思如水，妙语连珠，笔墨虚实得宜，贯穿着智慧与悟性的观照。

显示男性内心世界的诸多层面和角落。

展现男性灵肉体验的种种悸动与不安。

致帆(代自序)

茫茫大海，水天一色，一帆帆影乘风而去。远方，白云涌起如浪。有谁知晓，帆此行的目的地在哪，彼岸可有别样风光？

回答常常是缄默乃至失望。

帆招展着自身，生命的一切意义归结于帆本身。它已超越表达。

表达是一种别无选择。

当对过往的岁月作深情的眺望时，帆的生命存在便显现出来。那惊涛骇浪的扑撞，风和日丽的温柔宁静，那初升的太阳熨着夜来凝练的思绪，海鸥们拍打着翅膀欢迎这新的一天的到来等等。

问世以始，它便有了这样一个富于思辨和哲学意味的命名——帆。遗憾的是人们对它加以实用，这种实用

赋予帆的涵义仅仅是工具。如此而已。
或者，遮盖露天货场上杂乱无章的堆积物，水果、
大米、水泥、木材以及其他一些什么。
那是帆的无奈。

真正的情，唯有海才能感觉。
海的涌动永不平静，帆的生命旗帜永远属于那片蔚
蓝的博大。

没有起点，也无所谓终点。
帆在永不停歇的鼓动中实现并完美自己。
就那样恒久的姿式，在无风的日子里也唤起浪。

呼唤与被呼唤都书写在帆的经纬上了。
海知道，那是一注永恒的祈祷。

如同作家，创作已非谋生的手段。笔也并非工具，
而是一根人生柱杖，撑起生活，也撑起作家。生命之流
通过这根柱杖，源源注入脚下的土地。山脉起伏着他的
智慧，河流激起他的思索的浪花。

大地给予了他生命的形式和内容。……
他相信对大地的忠诚丰富了自己。
如同帆对海洋的忠诚。

当他把对生命的热爱置于无时无刻不变更的时空画面，并把这些画面勾勒出来时，熟悉他的读者疑惑地摇着头：

“不，不要这样。我更喜欢那样。”

他也曾那样，以后说不定也那样，只钟爱生命的一种形式。但是现在他不能。

他感叹时光的无情流逝。使他心灵怦动的自然万物，在他感受到时已成为惘然。这使他无数次凄然于“生命不可重复”这座巨大的丰碑前。

于是生命一次又一次地迫使他对方块字重新进行组合，企图在其中建立瞬间中的永恒，永恒中的瞬间那种必然的结合。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即在价值世界和事实世界之间搭起一座桥，使主客观世界同步。

这或许是童年体验的再度重现。

若干年前，他曾在小河上放行了一条纸船，船帆的颜色是红色的。

若干年后，一位小朋友很严肃认真地对他说：

“你以前造的那条船开到哪里了？我想它。”

就是这句话注定了他要对时空按照自己理解的样式进行再造。他指望这项工程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来自他所热爱的人们以及脚下的土地，而他为此将领略真正的生命。

也如帆之于海。海给帆以内容，帆赋海以形式。二者最终将趋于一致。

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

为此，他可能支付所有的心智体力，

姑且把他当作在蔚蓝的海面上高扬生命的帆，

承受所有的风雨而不企求财富、

帆始终朝着日出的方向、

或许在那个不可能的渴求中，生命的热能被消耗怠尽。

或许那就是他的归宿，

作者

1991.10.10 丁竹雨居

目 录



致 帆 (代自序) ······	(1)
圆明园之思 ······	(1)
KARAOKE 感觉 ······	(9)
难忘砥柱石 ······	(13)
秦堤踏月 ······	(17)
狗 语 ······	(22)
风 景 ······	(28)
书 海 ······	(34)
冬天的怀想 ······	(38)
三十岁男人自白 ······	(46)
画 面 ······	(57)
景山光阴 ······	(65)
雪 忆 ······	(70)
人在旅途 ······	(78)
想唱起一支歌 ······	(87)
惠来踪迹 ······	(94)
早晨, 在江边 ······	(99)
故乡的河 ······	(17)

目 录

早晨意象	(132)
乡村油画	(135)
黄昏启示	(138)
冷月	(141)
日出碧莲	(144)
北海笔记	(149)
落花时节	(156)
秋意	(163)
生命随笔(外一章)	(171)
孔雀	(176)
仙人掌	(182)
登顶	(187)
踏歌行	(193)
榕湖雨和雾	(200)
心之旅	(209)
故地的重游	(214)
归来去	(223)
初雪印象	(229)
雪之初	(239)
夜前	(244)
后记	(248)



圆明园之思

这个地方，人们已经说得太多，
写得也已经太多。

大水法百年孤独。粗大的雕花石
柱撑起拱形石门，撑起一段水火剥蚀
的历史。满地碎石瓦砾，蒿草丛生，
每天每夜守望着，似在寻觅往日喷泉
涌柱池水波澜的壮观。

还记得那片火光冲天而起，雕梁
画栋轰然坍塌，还记得历史教师讲述
这段屈辱时浓眉峰起，热泪盈眶。

不敢动念详思细想当年的每一个
细节，不敢伸手去翻检那一张张残破
的册页。怕心热如炉，容不下冷森的
记忆残留，也怕指尖血冷，经不得沉
重的废墟烫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
吧！缘何让坚硬的石块日日在心

头，脚步也因背负沉重而蹒跚？

却总有两眼泉不安分地涌，无声的清冽，贮满向往。

期盼什么？掏心自问时却欲说无语。天遥地远，山重水复，隔不断相思一片。心屏上会突如其来地闪过一幅画面：一宅败园，残亭破院相望，颓楼危屋相持，长空雁唳，葱郁林阵中不时漏出京腔几许，虽然凋蔽如落叶，衰微若虫鸣，却总在心头苍黄着，凄凄着，很熟悉，很贴近，叶叶关情，声声入耳。

一张在大水法前拍摄的照片，总算遂了一段长长的痴想。

皱眉，抿嘴，两眼忧郁，衬着蓝天绿树，衬着灰暗的残垣，一副忧国忧民的形象兀立眼前。

怎么会如此老相？烘托的背景物也是这么肃杀？

妻自然悟不透亲临其地时压抑身心的是怎样的沉重，缓滞着脚步的又是一种何等异样的性情？

还记得大汗淋漓跳出365路公共汽车，被沙丁鱼罐头般拥挤的车厢久闷的身心一旦解脱，向往的自然是林木荫翳的一方清凉地界，碧水涣涣间透荷香几许。

天很蓝，刚漂洗干净的蓝布衫似的高高晾晒。云很白，游丝几缕，如把捉不定的思绪随意走动。黛绿的杨树茂密着，牵引着垂拂的柳枝摇摆，苍翠的槐叶盈香。芙蓉花枝斜仄小径，依依的不尽情意。这很使我消释对

干燥的北方之秋的误解，感受到浓而深的绿意中别一种高远的韵致。

如雀鸟般剪着艳阳，临着秋风，鸟瞰翅下方圆几十里风光，楼掩林木，亭映山岗，榭立汀屿，殿前坦荡，那一份野趣，不知可有几人知晓？

又想倘若建庐于此，阴阳昏晓之际，听风竦竦然林间穿走，看雨叮叮然掩朗朗静读，其淡泊宁静，当是尘世中人朝思暮想的出神入化的境界。

遗憾肉身凡胎没有羽化的功夫，只合在岗丘间脚踏，况且还有一袭凋败图景阴森森地冷着记忆，也冷着跃跃的脚步。

目接身受的早把闲情逸趣撵至九霄。

一百三十年前的秋天断无今日的平和与宁静。正所谓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树影惨淡，潮光阴暗，气凛凛，意萧萧。三千五百多双异邦铁蹄肆意践踏，三千五百多把枪刺随意劈杀，三千五百多把火炬四处放火，三千五百多双手放肆抢掠，多少珍奇支离破碎，多少哭喊嘶叫撕肝裂肺，多少亭台楼阁轰然倒塌，多少良心泯灭兽欲膨胀，多少人欲哭无泪徒有仰面呼苍天！

面对这样的惨象，我还能说什么？

烟尘已散，狂呼乱嚎也已逸去，断壁仍在，残垣仍在。都凝固了，凝固成一堆斑驳的石头，压在心头，凝固成一串串泪珠，冰冷着，无时无刻不洒落。有心人日

日夜夜感受着它的沉和冷，心屏上年年月月风涌着它的沉默。

怨过，怒过，奋斗过，甚至还被当作武器用过。国门早被枪刺挑开，蒙古骑兵的马刀劲弩阻挡不了洋枪洋炮的攒射，守卫大宫门的任亮等将士们的忠勇也未能阻挡联军的势头，石头和眼泪又奈侵略者何？

只记住了那一段咸涩的过去。

记得那些如何嚣张的武力威胁，所谓“文明人”的咄咄逼人的口气。当年的英国首相帕斯麦顿如是说过，法国伯爵华勒夫斯基如是说过，英军头目额尔金也如是说过。

记得那场无比疯狂的抢掠，人类文明的空前浩劫。孟托邦和格兰特们是怎样地纵情肆意，将珍贵文物、图籍名画、金银器皿、珍珠玛瑙、古磁瓶盏用车载，用袋包，用囊装，怎样地为抢夺财宝相互殴打，又是怎样地将不可携带的物件饱以枪击棒打直至粉碎而后快。

记得侵略者为留下侵华的赫然印象，派遣密可尔骑兵团开进圆明园，点燃了罪恶的火。万千火焰腾空而起，浓烟黑雾遮天蔽日。三天大火，将罕世宫阙连同无数宝藏付之劫灰，将三百余名太监、宫女、工匠等烧成焦炭。

于是那个名叫赫利思的二等带兵官因劫掠致富，得了“中国詹姆”的绰号。

枫丹白露宫的中国馆堂而皇之地陈列了一千多件艺术珍品。

剑与火垒起了殖民大国的所谓“文明”根基。蔚蓝海洋上到处有远征船队遗下的斑斑血迹。

都记下了，都说明了。语言是苍白的。

悲哀的不仅仅是废墟，也是凭吊者。

巍巍汉家天下的文治武功，赫赫大唐的辉煌繁荣，康熙十年的和平稳定，乾隆盛世的国泰民安，如同一阵风，早已烟消云散。废墟如一个死结，拴死了天赐之朝，高高吊起了耻辱，吊起了被风吹雨淋斑驳得七零八落的心。

呜呼！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洋人一炬，可怜王朝！

圆明园始建于1709年，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六帝，焚毁于1860年。一百五十余年间，年年兴建，无日不工。堆山埋水，集江南形胜于一园，宫峨出新，精雕细琢。长春、万春、圆明，三园竞妍，穷尽奢华。瑶台浮近水舍远山，正大光明殿雄伟壮丽，接秀山房金碧辉煌……无论楼台亭阁，殿堂馆轩，绿树红花映玉台红墙，堆石曲水衬朱楹粉壁，莫不体现出雍容大度和精巧灵秀的绝妙结合。

还有由外国设计师主建的西洋楼景观。

还有无数珍贵艺术品组成的博物长廊。

可情尽为纸上观，确切地说，是国史展览馆里展现的清人摹写的图画及文字说明。

更可憎的是这件惊世杰作由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昏君们当家，这就注定了它的命运。就是这个咸丰，接到广州失陷的战报时，竟然大惊失色，只知抱头大哭。联军逼近通州时，他带后妃、皇子及王公大臣仓皇逃窜热河，将北京拱手予敌，还美其名为把逃走当作亲征。

这真是莫大的悲哀！

百余年辛酸史，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类的暴行知多少？骄奢淫逸闭关自守的腐败昏庸知多少？大刀长矛折断于坚船利炮的败绩知多少？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又知多少？求强求富的信誓旦旦不绝于耳，洋务新政的花样日日翻新，不见仓廪足，不闻百姓歌，唯见争权夺利愈演愈烈，普天之下歌舞升平几神仙。

想一想都叫人心痛得紧。

覆车之辙今犹在。秦王朝建阿房宫，造骊山墓，穷尽北山之石，砍尽巴蜀之木，无数劳力被征发徭役。男耕不足糊口，女纺不足遮羞，火怎能不燃？清王朝置内忧外患而不顾，专事享乐，无数金钱用于大规模营建园林。虎门炮响，义军揭竿，大墙又怎能不倒？

人将不人，纵有稀世珍奇又何益？国将不国，徒有炭灰堆堆映苍天。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古而又老的遗训总也警醒不了不哀不鉴 哀而不鉴的人。

“该烧的都烧了！”两个青年学生步履沉重地从身旁走过，慨叹之声，似乎不胜惋惜。

是的，都烧了，清廷美苑，绝代名构，未圆的帝王梦，难明的千秋业。昨日辉煌，今日沙砾。南柯一梦枕的却是黄粱。既然无力保全它，惋惜也是白搭。

无言再上远瀛观。手抚玉石门柱，禁不住百感交集，眼前模糊。

毕竟，它是无数代人流血流汗成就的伟大工程，炎黄人聪明才智的结晶呀！如今竟会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之门！

“五位到此品悼。也去死吧！”

“打倒洋鬼子！”

“去把凯旋门也烧掉！”

或色黑如墨，或轻痕如蔚，游人在石柱上留下的题辞映入眼帘。为之痛不欲生大可不必，就算怪罪异邦人也未免偏于激愤，武力相逼更属无知，但是那忧愤之忱，拳拳之心，却可感，可触，催人思奋。

当然不少域外人也同此心。那位伟大的法国良心雨

果就曾激怒于那场罪恶的行径。不少英法旅游者到此也羞惭万分，为他们的前辈犯下如此罪孽而深深自责。

世上终究还有公理。历史终将检验一切。

这是天道啊！

抬望眼，云层翻涌，风声啾啾，鸟雀噪声。

废墟依然举着肃穆，举着庄严。

1990.7.13

